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苏)布哈林著;郑异凡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29-10195-4

I. ①社… II. ①布… ②郑… III.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研究—苏联 IV. ①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574号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 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责任编辑:吴立平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90千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95-4

定价:3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哈林文集》出版说明

布哈林是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后被含冤处死,1988年获平反。《布哈林文集》共收录了4本著作。列宁批注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首次把布哈林原著全文与列宁对该书的批注合并在一起出书,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完整思想,尤其是对研究列宁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其他三部著作是布哈林1937年含冤入狱后,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凭记忆写作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现的狱中手稿。这三部著作是:(1)《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布哈林从1920年初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本书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2)《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吸取了列宁的批评意见,对一系列哲学问题做了新的深入的阐述,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苏联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价值;(3)《时代》,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20世纪前后革命前俄国的真实图景。这四部著作是研究布哈林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布哈林狱中遗著”序

郑异凡

布哈林狱中遗著共三本：理论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和《辩证法概论》、自传体小说《时代》，手稿于1937年2月到1938年3月在狱中写就，历经半个多世纪才得见天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在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的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敢于“反”列宁，即同列宁争论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在国家问题上、在俄国革命的阶段问题上，他同列宁有过分歧，革命胜利后，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工会问题上也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一旦通过争论达成共识（错误也并不总是在布哈林一方），他们又齐心协力地投身于革命的共同事业之中。在十月革命的风云激荡年代，布哈林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里，布哈林是理论宣传工作的掌门人，主持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他没有担任政府部门的工作，其身份始终是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他写出了得到列宁好评的《共产主义ABC》和总体上得到列宁肯定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善于总结吸取教训，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新经济政策宣传、论证和发展的重担，不惜为此同斯大林闹翻，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招致杀身之祸。这

是一个为信念而奋斗终生的人，甚至在他向斯大林“求情”的时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事业”，还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去劳改营再干25年，在那里建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或者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办集中营杂志报刊，“为进行一项拓荒者的奠基性的文化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布哈林不明白，斯大林不会允许他哪怕多活25天，斯大林的“大事业”需要布哈林的血去贡献祭坛！布哈林不理解，因为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新反对派”声明：“你们要布哈林的血？要知道，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布哈林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庄严许诺！然而，自1928年同斯大林发生争论之后，对他的迫害有增无减。1937年2月底，布哈林在参加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时候，被直接投入监狱，一直关押到1938年3月，经公审后枪毙。

布哈林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问题的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发表在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见《布哈林文选》上册）。在被捕前，他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忆说，布哈林被捕后，她根据布哈林所开的书目，往卢比扬卡监狱送去1936年在柏林购买的德文书籍，供布哈林在狱中写作《法西斯主义下文化的退化》一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第二卷；其第一卷在被捕前已经完稿，布哈林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把它找出来，说“如果丢失了，那太可惜了”。确实可惜，稿子在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布哈林在被捕后于1937年3月26日动笔写第二卷，在4月7日以后的某天完成。

1937年6月布哈林在起诉书上签了字，签字后布哈林获得纸张和书籍，开始写作《辩证法概论》。此书完成于1937年11月7—8日。

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时代》。1938

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转交的手稿中有小说的头七章。他以为以后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在第七章末尾写了“完”字。实际上，在这以后他还有2个月的时间继续写作。

布哈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人物。他对理论问题极感兴趣，在世纪之初他对当时出现的经验批判主义就有着“某种异端的偏爱”，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他利用流亡国外的机会，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他爱好艺术，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列宁是把他当作“年轻的画家”接待的。30年代有一位苏联画家甚至劝他抛弃该死的政治，去当专业画家！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政论、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由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文献。以短短的50年生命，在紧张繁忙的斗争和工作中，能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如许之多的文字遗产，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不多见的。布哈林拥有严谨的理论思维，也具备丰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写像《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深奥的理论著作，也能写像《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样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浅显易懂的通俗著作，还能写像《时代》这样的生动描绘世纪之交的俄国外省和莫斯科风情的文学作品。也许是他还记得列宁在“遗嘱”中对不懂辩证法的批评，他在狱中所写的哲学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个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最后竟被关进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在监狱里，他利用这个“闲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给我们留下这三部弥足珍贵的著作。要知道，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布哈林得到的不是

“创作假”，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创作，而是写供词，进行对质。这三本书如果让一个熟练的翻译家来翻译，一年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什么是悲剧？这就是悲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苏联社会存在的这种不仅布哈林一人遭遇的悲剧，布哈林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作专门的评述，他显然并不想在狱中同斯大林争论。但是在《时代》中，我们看到对沙皇镇压的猛烈抨击。

在小说《时代》里有伊万·安东内奇（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父亲）同斯拉维扬斯卡娅（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一段对话，谈到了沙皇当局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她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对话：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只知道最一般的否定的道理：该反对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我常常觉得，社会上甚至对罗曼诺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质都估计不足……这是老实话……所有优秀的头脑，民族的精华不是统统被绞杀了吗？只要稍稍显出一点才华，露出一点天赋，就被拿去砍了头……这些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要是仔细计算一下呢？普希金是流放、禁止、猝死，莱蒙托夫是流放，被谢林^①认为是最聪明的人才之一的恰达也夫^②几乎按沙皇的旨意被关进疯人院，波列扎耶夫^③在兵营里受尽了折磨。您还记得那篇《被囚禁的易洛魁人之歌》吗？”

“记得。‘我要死了。我交出这具没有人保护的身体，证明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彼得·雅可夫列维奇·恰达也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

③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1826年因为写了讽刺诗而被充军。

刽子手的可耻！……’”

“对……一个伟大的天才……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皮萨列夫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枪决的刑场，后来又被关进死屋。屠格涅夫，连屠格涅夫也被监禁过。赫尔岑先是关监狱，后来流亡国外。雷列耶夫^①被绞死。拉季舍夫^②被流放之后，又服毒自杀……还有被处死的基巴利契奇，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啊！……再说托尔斯泰，他被搜查……而他是世界级的天才人物！还有不久前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事件，多么让人气愤……进监狱是不消说的了……他不止一次蹲过监狱。”

“您说的是科学院的事吗？”

“是呀……院士们是好样的！连契诃夫这个谦谦君子也火冒三丈了！您读过他给院长那个善于阿谀逢迎的自由派贵人的信吗？”

“读过……”

“嗯……您看，俄罗斯的天才人物不断被德国男爵出身的宪兵头子们，本肯多夫^③之流、杜贝尔特^④之流，还有列文达利之流，这些罗曼诺夫家族的杂种们所消灭……您倒说说看，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民众，农夫，工人就更不消说了……不，锅炉会爆炸的……而且很快就要爆炸了……”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伊万·安东内奇沉默不语。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认真

① 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雷列耶夫（1793—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会员。

② 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

③ 1826年起任宪兵司令。

④ 1835年起任独立宪兵队参谋长兼管第三厅。

吗?”

“我还不是一具僵尸。但我是袖手旁观的，伊万·安东内奇……啊，我的托夏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他能够活下去，而且参加了革命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参加革命……也许到那时他会弥补我的罪过，我的小市民习气……可是同时我自己又感到害怕——这样做的命运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即使能取得胜利，活下来的人也寥寥无几……”^①

布哈林在最后的时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时代》里的一段描写，也许能够给读者一些暗示：

有一天，科里亚^②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忽然碰上了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这是《少年》中的一段，描写未来的人们失去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丢掉了这一条令人宽慰的千年古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孤苦伶仃的人们立刻会更紧密地互相挨得紧紧的，”读着读着，科里亚的心抽紧了。“他们会手拉着手，明白如今只有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了。那伟大的永生的思想已经消失了，必须找到替代它的东西，于是从前对那永生的神强烈而伟大的爱就转移到大自然，转移到世界，转移到人，转移到每一棵野草身上。他们越是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也就越情不自禁地爱上土地和生命，这是一种特殊的爱，而不是早先的那种爱。他们会在大自然中察觉和发现早先不曾料到的现象和奥秘，因为他们会用新的目光，用情人看心上人的目光来观察大自然。他们会觉醒过来，急切地互相亲吻，急切地相爱，因为意识到来日不多，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还能够做的事情。他们都为别人而

① 布哈林《时代》，第277—279页。

② 科里亚是小说《时代》里的主角，即布哈林自身。

工作，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并且因为能够付出而感到幸福。每个孩子都会知道并感觉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父母，每个人看见落日时，都会想：‘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活着，彼此仍然相爱，而且为别人而担忧这个想法会取代在冥界相见的想法。啊，他们会急切地相爱而消除自己心中强烈的哀愁。他们会为自己而自豪，变得勇敢大胆，但是会因为别人而变得畏怯；每个人都会为别人的生命与幸福而提心吊胆。他们相互都是温情脉脉，不会像现在那样因此而感到羞惭，他们彼此会像孩子一般的亲热。他们相见时，会用深邃的、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目光里含着钟爱和愁绪……”

科里亚目不转睛地读完了这段话。他兴奋极了……他找到了！而且是没有上帝。说得多好啊！多么鲜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拨动了科里亚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于是弦声响了，他听到了非尘世的绝妙音乐，这音乐总有一天会降落人间……可是它会怎样落下呢？……于是又开始了痛苦和疑惑……要知道那时的人们将不再是今天的人们，那时会是……科里亚眼前立即出现了阿拉克切耶夫^①、萨尔台奇哈^②之流的人物、刽子手、凶狠的沙皇、毫无怜悯心的压迫者……部队，还需要把地球打扫干净……“不知道忧伤和愤怒的人，不会爱自己的祖国。”^③

丢掉对“上帝”的信仰，抛弃对永生的追求，认清生命是短暂

①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伯爵、将军、亚历山大一世时专横残暴的宠臣。

② 达·尼·萨尔台奇哈（1730—1808）——莫斯科省波尔多斯克县女地主，折磨死100多名农奴。

③ 布哈林：《时代》，第342—343页。

和有限的，泰然面对死亡，寄希望于明天——“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会把地球打扫干净的！这恐怕也就是布哈林临刑前的心态！这不是抗争，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祈望。

关于布哈林的著作，我国从1980年代初起陆续出版了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1981），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布哈林多卷本文集，在80年代初是空前的，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恐怕也可以说是绝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布哈林热已经过去，人们对布哈林的故乡也已失去了兴趣。

我们编译《布哈林文选》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秘密档案库里还保存着布哈林处在“生与死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写下的三本著作。1992年我去莫斯科访问，专门去“俄国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查阅布哈林档案，但在“布哈林卷宗”里几乎一无所有，唯一一份有分量的文件还是拉林娜·布哈林娜凭记忆写下送赠的布哈林的《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信》的打字稿。

苏联时期的档案资料曾几经浩劫：斯大林镇压高潮期间，曾大量销毁手稿文件；1941年希特勒进攻莫斯科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也销毁了大量文件；据说，斯大林逝世时在混乱中一些人也曾大量销毁档案资料，1991年“8·19”事件期间也有一次销毁了一批档案文件。值得庆幸的是，斯大林时期还是保留了不少文件，原因之一是一些文件上盖有图章：“永远保存”在内务部和斯大林档案库。这部分文件现在保存在总统档案库。布哈林的三本遗著即属此类。

1937年2月27日布哈林被捕，在狱中度过了12个月，在卢比扬卡监狱写了这三本书和一扎抒情诗。手稿立即被当作“绝密”文件送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藏之于斯大林的绝密档案库，也许斯大林是其唯一的一名读者。遗稿得见天日，是布哈林的亲属和美国的布哈林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多方努力的结果。

众所周知，斯蒂芬·科恩是布哈林政治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作者，从1975年起同布哈林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续写布哈林传的时候，他发现布哈林有可能在狱中写下了什么东西，但直到同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谈话时才得知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以布哈林的亲属——妻子拉林娜和儿子尤里的名义搜寻手稿。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因为他卷入了党内争取对“党的档案”的控制权的斗争。不久，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丢掉总统职务，也失去了对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的控制权。1992年，拉林娜已年近80。她委托斯蒂芬·科恩为其代理人，以自己是布哈林所有文字材料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有权查阅一切与其案件有关的档案的名义，授权科恩查阅所有与布哈林有关的档案。原内务部档案库迅速给予肯定的回应，但科恩仍然无法进入藏有布哈林以及其他重要人物档案的总统档案库。1992年，在公开审讯苏共的时候，科恩找到叶利钦的一个亲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惨命运的要求所打动。经他的联系，数周后四份手稿的复印件送达布哈林亲人手里。小说《时代》于1994年由“进步”出版社出版。其余手稿，包括哲学和文化的著作随后以俄文和德文出版。据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说，诗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编辑，暂时不能发表。另外一些重要文件遗失或被销毁，其中就有布哈林论述文化的第一卷手稿，这是在被捕前夕完成，在搜查住宅时被没收的。

1919年6月初，“五四”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北京大学等校700余人被捕，陈独秀写《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以鼓舞学生。文中写道：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布哈林一生曾多次进出这两个“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参与了“真文明”的创建。可惜的是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他再也没有可能从监狱出来再进研究室，而是把监狱和研究室合二为一了。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流血奋斗的历史。我们看到有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而有的革命战士在敌人的牢房里，还给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发人深省的著作，最著名的在中国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在德国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在意大利有格兰西的《狱中札记》。他们在战场上拼搏之后，利用狱中的“余暇”，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敌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在“自己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争分夺秒地写下三本巨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此类悲剧的重演。

布哈林遗著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布哈林娜、德国贝格曼教授、俄国彼得堡大学希拉科拉特教授、我国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和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教授的大力协助。古尔维奇-布哈林娜还专为《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中文版写了序言。对他们为中国出版布哈林遗著所提供的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2006年11月于北京

斯·尼·古尔维奇-布哈林娜：致中国读者^①

亲爱的中国读者！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1937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苏联监狱中写就的一本书。1937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政治镇压的象征，而这一年恰好是十月革命的20周年。布哈林关在狱中，这仅仅是20世纪的谬误还是大悲剧的标志？陷入刑讯室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列宁“遗嘱”中被叫做全党所喜欢的人，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里被称作“革命的金童”。

在狱中手稿里，尼·伊·^②对自己的一生和工作、对自己从事的社会主义理想和苏联新社会建设过程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我们这些后代在被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崩溃的痛苦年代读他的书，思考他对20世纪出路看法，我们在思考和探寻中找到过去同现代的联系。

尼·伊·是在思想上处于极端可怕的条件下来写作的。是否会留他一命？或者对他来说值得为大事业做出牺牲？尼·伊·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下刷新人类的办法。如何拯救，如何保护家庭和众多的亲

^①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古尔维奇-布哈林娜（1924—2003）——布哈林和第二任妻子古尔维奇的女儿，历史学博士。在1937年的恐怖年代改用母姓。曾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946年被开除。1949年被捕，被判处流放5年（在新西伯利亚区的皮赫托夫卡村）。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遇赦获释。1954年毕业于高尔基大学历史系。1956—1960年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该所工作。1988年，我在联邦德国参加布哈林问题国际研讨会时与她认识，后来曾两次在莫斯科拜访过她。这篇序言是她特意本书中国版写的。

^② 布哈林女儿对父亲的尊称。

人？如何在文中避免出现会被刽子手利用的疏忽？如何保护自己的著作以免失踪？让我们读一读在总统档案库中同书的手稿保存在一起的札记，这是他用铅笔写在纸上，供自己用的：

1. 狱中思考。时限 *citta dolente*^①。
2. 生死之间。
3. 如果死的话，你带着什么去死？为什么而死？特别是在目前阶段。
4. 如果能活，怎么活，为什么而活？
5. 抛弃个人的一切。
6. 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都是一个结论。
7. 国际斗争的反应。

这些思想同尼·伊·在 1938 年法庭上的最后陈述相呼应。1938 年 3 月 15 日，他遭枪决。

* * *

“社会主义和文化”这个题目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1922 年起的著作中占重要位置。1922 年 10 月 9 日，他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的报告，10 月 11 日报告在他主编的《真理报》上发表。以后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了有关论文。1923 年 2 月 4 日，尼·伊·在彼得格勒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大报告，这是在大学生会上的，据报纸报道，有六千人与会。报告以小册子出版并立即被译成德文。

关于自己的著作，尼·伊·事先通知了列宁：“……我现在趁空写‘工人革命中的文化问题’的小书。有好多问题想同您谈谈，因为许多问题都是新的，非常难。但不敢给您添麻烦。”^②

从这时起到 1928 年（含），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往往出几版并

① 意大利语：苦难所，地狱。

② 布哈林致列宁（无日期）。АП РФ，ф. 47，оп. 1，д. 2，л. 5。

翻译成多种外语。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作为狱中手稿前身的那些著作，即涉及作为人类历史中的新时代、作为文明的新文化的社会主义问题。例如：《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在苏联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格勒 1926 年）、《列宁主义与文化革命问题》（1928 年）。^① 1929 年，尼·伊·在政治上失败，中断两年之后，又重新出现这一题目的文章，但涉及的问题扩大了。在 20 年代主要问题是“革命与文化”，30 年代则成了“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些年的主要文章是发表在《消息报》上的（1934 年 3 月 6、18、30 日）《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与苏联的文化问题》。此文是尼·伊·1936 年 4 月 3 日在巴黎所作的大报告《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的基础。这一报告是狱中手稿的直接前身。^②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题目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促使尼·伊·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呢？他本人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了回答。问题早就出现，革命后在争论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时候重新提了出来。在俄国，资本主义没有达到发展的高级阶段，落后于欧洲和美国，而政权已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1923 年 2 月 4 日，尼·伊·在彼得格勒说，在 20 年代初俄国和国际革命进入了放慢前进速度的阶段，1921 年俄国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对大学生们说：“我们的敌人……作出了所谓共产主义破产的极端结论……”，断言“正如社会民主党人所期待和所预言的，大规模的历史实验以失败和破产告终。”^③ 作为破产证明的另一个论据是革命的成本。巨额成本有说服力地证明暴力革命是欧洲社会党所不能接受的，在俄国这样的国

① 尼·伊·布哈林：《列宁主义与文化革命问题》，《真理报》1928 年 1 月 28 日；文集《革命与文化》，布哈林基金会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119—140 页；《布哈林选集》，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8—390 页。

② 见尼·伊·布哈林：《狱中遗稿》第 1 卷《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 253 页。附录：《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

③ 尼·伊·布哈林：《革命与文化》，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31—32、35 页。